



賴古堂文選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縣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河邨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病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堯臣書來，手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題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誦求所而以敬夫，又重之以堯臣，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

禁。凡。若。不。首。大。指。皆。磊。落。孤。憤。若。曳。萬。石。車。轉。羊。腸。
徑。獨。鶴。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黑。潭。曉。壁。出。銅。盤。
殼。知。爲。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
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
敬。夫。生。和。州。開。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
自。到。一。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廨。壁。間。今。
誦。敬。夫。詩。凡。所。爲。流。離。顛。沛。國。難。家。讐。與。夫。鬼。號。燹。
燬。天。荒。地。沸。之。景。森。森。烟。烟。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
僮。妾。女。雛。無。不。向。焉。可。謂。烈。矣。余。獨。長。去。後。不。

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身。之。尊。
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
以。報。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
于。世。下。使。之。爲。楚。屈。宋。爲。燕。荆。高。爲。齊。田。橫。爲。漢。田。
疇。天。邪。人。邪。余。安。得。不。爲。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
以。來。吾。輩。一。唱。酬。項。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
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感。是。以。
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隣。吾。刺。
史。之。厄。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頓。

仰。涕。洟。歛。戲。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連。及。之。遂。書。為。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堯。臣。為。余。贊。之。

曾端甫台平言序

蕭一

士。有。鬱。於。中。則。言。官。之。而。未。必。效。效。之。而。不。以。為。迂。且。誕。而。有。當。情。事。惟。恐。不。得。當。其。人。者。此。非。徒。才。與。識。之。為。而。情。誠。為。之。也。世。治。則。言。貴。世。亂。則。言。賤。世。非。能。貴。賤。言。也。君。與。相。有。一。於。求。治。之。心。而。言。者。適。投。其。中。之。所。誠。然。則。羣。然。貴。之。一。當。因。循。苟。且。之。世。而。徒。徵。其。言。之。後。效。於。其。先。且。以。為。非。時。以。為。中。忌。以。為。出。位。或。言。不。逮。其。時。人。不。逮。其。言。異。時。所。係。而。勿。失。者。今。委。而。棄。之。此。有。志。之。士。所。為。藏。其。言。以。歿。

而自隱其文良足悲矣。曾端甫先生博通瓌奇。嫻古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議論有風人意旨。而其於國朝典故。時務兵刑。名實方畧。人才升降。胷諸而筮畫。一一深中。默會。而目擊時艱。有焚於中。擇其可行而無弊者。攄而成治平一家言。綜貫委曲。根極理要。施之士嘗不可行。行之未常不可久。書成而不出。以示人。而先生已歿。固索其子堯臣乃得之。卓識創論。橫絕今古。且讀且快。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嗚呼。悲哉。當天下右言之時。而斯人不獲以言。售而卒。此諸生

窮愁著書。取信後代。君子傷其志焉。夫陳亮儒生志存經濟。議論風生。紹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益力學著書。淳熙詣闕上書。極言時事。致天子改容。欲用。种放故事。召之。為宰相所阻。後光宗時。卒得進士。首擢。而其年不亮。亦未為不用也。天限之也。使先生晚有同父之遇。則其言一一操諸左券。而竟厄於知已。幾與陋儒之言。迂且誕。同廢。然先生精誠貫金石。昭日月。海內人士讀其書。無不知有端甫先生其人者。而先生之書亦漸以顯。書蓋成於神宗朝。其時治

平日久已豫為長慮。却顧之圖。既而神宗賓天。北嚮
 痛哭失聲。此其意可與庸俗人言之者乎。余少從先
 生游。先生語予。子如良璧。宜自愛。如良馬。見鞭影即
 馳者也。今余髮種種矣。先生可作。牽馬操璧而前曰。
 馬齒加長矣。而璧猶是也。余能無媿哉。感先生知己
 之言。而發其平日所為文。有當於用。以不晦先生之
 志。使知世有如先生。而猶不敢以言用。而自其諸生
 以老則夫。秉禮蹈義之餘。非此則公。公之諱。鬱聲於
 窮幽之陰。緘口於休隆之世。其湮沒又何可勝道哉。
 先生所著述甚富。茲刻其治平言八行。

清浪雜錄序

徐世

熹廟末。崔魏之難。江右戍楚者六人。吾父與焉。其地
 曰清浪。清浪在沅之西南。徃苗雜處。雖隸楚。實黔也。
 既行。就直道路之苦。饑渴穢宿。無常期。所過故人。或
 見或不。不足云。踰月而至。至則窮居無所為。閒作詩
 及文。其地既荒。服聲教所不及。莫足語者。以故罷去。
 弗為文。文少。詩倍之。于是循記所歷山川風土人事。
 及諸草木禽魚石藥之異者。錄之。起昌邑。訖清浪。名
 曰遺風。取李白辭也。終歲閒居。貸書而讀之。隨所見

事物珍怪輒錄之。曰漫鈔其續者曰續鈔。嘗兩十餘日。十步外即不得行。因集古兩事。志曰愁霖。歷紀古來女禍以學悲憤。曰北史。其甲子以來。所以得罪于時者。則具載視夢錄。此皆丁卯十月中。奉詔以前任也。嗚呼。古之君子。懷耿介。涉亂世。其能免于讒毒者。少矣。文王之聖也。而拘羑里。關天之徒。至求文馬美女。竒寶以贖之。僅乃得免。信陵君。人豪也。飲醇酒。近婦人。求死不得。其他仰藥就義者。不可勝數。城樓鐘鳴。門人號泣。已乃仇死。趨賀得生。從容如故。曰竊獨

高劉安世之定焉。患難以來。諸在禍君子。或備醜帶劍。待命引決。或縱酒居內。擬效信陵。或欲散金行閭。解禍。為闕天散宜生之事。吾父獨怡然就遣。若未嘗知。亂定之後。憤憂者或窗。思傷者憤痺。乃竟流先朝露。不及再見。聖人之興。至于今。啟篋。發陳詩文。自若。則向者。臣父之悠悠。所得不已多乎。清浪故夜郎地。旁連五溪。李白王昌齡之跡在焉。彼二人者。非有朝廷之大故。罹黨錮之禍也。直道而行。小過見擯。吟咏其間。卒也獲免。豈戍楚者。固宜為文。文而終免。亦地。

使然耶。然吾獨恠三閭大夫賦離騷九歌而不能自
解。未若劉安世之定耳。小子不肖。既悲樂清浪之所
爲。于是遂次而梓之。命曰清浪雜錄。以志吾父昔時
患難之中如此也。

周易文物當名序

徐世溥

予居黎子詩。徘徊經年。不欲輕也。秋夕。編讀九辨茂
陵雲運諸篇。酒酣。起成詩序。時黎子同宿溪上。乃復
屬予序易。以予固嘗注易而繫之矣。憶往歲答方密
之云。士大夫能詩賦而不達經學。則近于山人。通經
學而不能吟咏。則近于腐儒。吟咏而無經濟。則近于
婦人。黎子工詩。通易。談天下事如指掌。旁精書畫。雜
學。若黎子者。幾全歟。易之道廣矣。悉備。然孔子所謂
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盡之矣。予之繫易也。義取繫辭。

而補其三及讀黎子之物當名其象實其變覈辭則
聖人繫之在前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名當
而易舉矣夫易稱名小取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文生
于名名生于物物生于象象生于文或以木卦或以
互體或以外合或從變來或以本支名不當故文失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世之治易有如黎子者予又可
以多任乎哉

婁子柔集序

謝三賓

天下萬事不可違時而文章獨不可去古今日文章
之感莫大於以科舉之作爲時文而其餘記序碑銘
之類輒居然自處於古夫是董公孫之對當時所謂
科舉之文也不謂之古文可乎今之集家輒居然自
處於古者謂之古文可乎在宋天聖間學者務以言
語摘裂號稱時文以相夸尚獨尹師魯蘇子美穆伯
長之徒學爲古文匪學其辭學其道焉耳春秋未嘗
學詩書詩書未嘗學易而六經之道未始不同歸其

斯。以。為。萬。世。古。文。之。宗。也。歟。太。史。公。史。記。學。六。經。而。為。之。者。也。韓。氏。學。史。遷。者。也。歐。陽。氏。學。韓。氏。者。也。今。其。書。具。在。豈。嘗。句。句。而。摹。之。字。字。而。襲。之。也。哉。亦。學。其。道。焉。耳。故。曰。學。古。有。獲。如。徒。以。其。詞。而。已。矣。雖。甚。與。之。肖。何。獲。之。與。有。嗟。乎。求。古。學。於。今。之。世。吾。未。嘗。多。見。其。人。焉。子。榮。婁。先。生。其。學。本。原。歐。陽。氏。韓。氏。由。史。遷。以。溯。六。經。其。詩。文。淳。蓄。淵。雅。無。雕。繪。鑿。積。之。陋。無。縱。橫。怒。號。之。習。藹。如。也。其。與。人。平。以。恕。其。持。身。簡。以。廉。吳。人。知。與。不。知。咸。謂。之。曰。婁。先。生。自。其。門。弟。子。以。至。交。友。嫺。戚。泛。及。兒。童。婦。女。無。異。詞。予。承。之。幸。嘉。定。與。之。交。有。飲。醇。之。味。察。其。行。異。於。澹。臺。子。羽。者。甚。矣。信。乎。真。能。學。古。者。也。匪。學。其。詞。學。其。道。焉。者。也。為。刻。其。詩。文。具。欣。小。草。十。卷。學。古。緒。言。二。十。五。卷。以。媿。世。之。文。多。道。寡。而。自。附。於。古。文。詞。者。乃。若。編。續。讐。勘。則。其。徒。馬。生。元。調。巽。甫。之。勲。居。多。

徐巨源文集序

陳弘緒

豫章古文自吾社而始盛吾社能為古文者在會城
 得五六人未有不心服於徐巨源者即海內羣奉吾
 豫章亦未嘗不以巨源為首稱焉曩巨源山居竹杖
 樽畜犬諸賦競相傳播咸目為文通明遠復出是時
 海內未覩巨源之全不知其他文非僅江鮑儔也此
 歲巨源文益富而奇大畧驅策百代併包萬有而曾
 無纖塵之累其空靈變化海內益無以擬議而吾一
 言以斷之曰巨源今之韓退之也蓋自嘉隆以來帖

括剽竊之陋習。忽流入於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者。吾社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且夫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虞也。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繇。以適於秦漢之路矣。然吾社爲之二十年。高者永叔。次或子固。介甫。庶幾退之之傑。出於其間。今有巨源出。吾社始有雄伯之長。而國朝文始有衣冠正朔矣。或曰。以巨源之才。

極其揮斥。無不可至。今其集有高古如擅考者。有蘊藉簡峭如左丘明者。渾厚如大小戴記者。僅以退之目巨源。巨源不屑也。夫平淮西碑。不似尚書乎。高開上人字。不似蒙莊乎。與孟簡書。不似董賈乎。奈何其輕視吾退之也。然吾反復巨源之集。真有駕於退之之上者。則不在於其文。而在於其學。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八君子。乃吾質之巨源。遠而元會運世。繁而聲音點畫。識締醫卜。士

東坡文選 卷之三
道建除。靡不貫穿其詞。而研窮其理。有專門之學。所
不逮者。嗚呼。此豈退之之所能兼也哉。

悅安軒詩餘序

徐世溥

詩三百篇。降自漢魏。屢變至唐。迄體而大備。語其難
者曰。拘于言句。束于聲律。限于排偶也。然則宜莫如
長短句。可屈伸其辭。以達意。乃其字數音律。用韻各
有成法。抑更嚴矣。噫嘻。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
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為黃初建安為選體。流為
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迄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為趨
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為詩餘。詩餘流
為詞。詞變為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為風。

東山堂書目遺
卷之三
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諸
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
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賤之用互殊極矣子
夜懊儂諸辭亦後世之風也顧其聲淫甚于鄭衛不
可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絲是始生詩餘則詩
餘者接樂府通歌謠關詞曲合風雅頌之餘而爲言
所兼豈不大哉乃其源始于吳聲小令是以其體宜
于言情而不可以逞才太白清平樂菩薩蠻二調倡
始常莊溫飛卿之徒稍益習之至宋秦晏黃柳晁周

諸子極盛矣斯豈時尚使然抑亦有勢數存焉即以
詩之變至于晚唐其勢有不得不爲詩餘者譬之草
木太白其萌芽也孫常溫毛其蓓蕾也慶曆熙豐諸
賢其盛華也物有其開端相繼者必推而精之以至
極盛猶之行草起于漢而盛于晉小說廣于齊梁而
盛于唐是故宋非無詩宋之詩餘宋人之詩也元雖
無文元之詞曲元人之文也調有關字句有數聲有
宜平宜仄律有宜陰宜陽有宜韻不宜韻非多情好
習而才近之則不能幾於成國家用制義取士士白

東晉書文選卷之三
首伏習章句。無暇及斯。而逸才淹滯宦途者。則又往往演古事。稗說為大曲。被之歌。舞。用以適意。而取名。故國家詩餘之道。微矣。揚用脩累于多學。王元美病于少情。九變張使君。以清新俊逸之才。溢為詩餘。幾乎獨步。此非天資近之。加以多情好習。而能乎哉。公家居讀書悅安軒。謫居居鬢綠亭。詩稱亭。詩餘稱軒者。從所得多者。以為名也。

鄭從周秣陵問業序

艾南英

癸亥之冬。自楚如金陵。西安孟旋方先生在焉。因得交其門人鄭君從周。會從周近刻成。而予為之言曰。昔韓退之有言。文章不為當世所共恠。則必無後世之傳。審如是也。則退之之不當傳於後世也。久矣。夫當世與後世之人心一也。天下豈有不傳於當世而能傳於後世者哉。即以退之之身論之。退之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獲階起衰之力。一時翕然宗之。此非為當世所共恠者。也。為文而為當世所共恠者。莫如

揚子之太玄。至有覆瓿之譏。可謂極矣。以揚子為有
後世之知乎。然自今觀之。世特有其書而已矣。未嘗
有深信而篤好者也。即有好之者。其人不過附聲逐
響。苟自誇大。以為此先漢之書耳。非能別其美惡之
所存也。其書勦取太初曆法。銖兩尺寸。陰用其實。而
別為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嘍未成。蘇子瞻
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
自解。然則為當世所共恠者。亦豈有後世之知哉。從
周閉戶讀書。不祈人知。默而好深湛之思。無異於草

玄。然其文此芒陸離。根茂而枝沃。源深而流長。人人
無不知。從周者若從周。可謂不為當世所共恠矣。雖
然。從周將取諸乎。流俗而不必見知。於有識則亦何
難之有。河也揚雄之玄。既為當世所共恠。而又不為
有識之所賞。若退之之文。則當時已為有識之所賞。
而又為流俗之所恠。故其文有傳不傳之異。予與從
周聚旬月。見其每一統成。質之孟旋。孟旋以為然。質
之賀廷玉。易曦侯。廷玉曦侯又以為然。夫廷玉以吳
越之靜秀。其文圓細刻露。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醇深。

曠侯以楚黃之剽勇。其文豪宕奔放。疎節濶目。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雄剛。至於孟旋以義法之宗。表裏兼至。而亦不能不推從周之安和備美也。從周可謂不為當世所共。惟而又為有識之所尊者矣。若予之迂拙自命。不敢自居於有識。然常欲以秦漢之氣。行程朱之理。而於從周之文。見其鑄理會題。尤三致意焉。蓋將自附於當世之不以從周為恠者之列。以見其不苟為艱深。而至於為有識之所尊。則退之之推。嗚起衰亦在是矣。既以是序從周。而又以告天下之欲為傳者。當思為退之無徒如揚雄之空自苦也。

送曾弗人詩序

徐世溥

五言四章。潘公送曾生弗人還閩也。前為山水。予懷也。弗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公蒞閩。嘗序刻其詩。頃巡江右。邀之來署。歸又餞以詩。俾予序焉。予聞弗人入矣。弗人居署中。和予詩。為書貽予。意甚相念。而拘限清禁。無繇相見。即不見不足為憾。顧于是詩。竊獨深感也。夫士固。有懷人。不必相見。而感恩。不必為已者。曾生一介孤苦。砥行立名。士君子固當如是。獨公以藩服之尊。下交草茅。久而弗替。其來也使無羈旅之

悲去。又有不窮之念焉。抑何愛人好士至此。世有司大夫。輕士若奴隸。其賢者改容一相見。退即鄙焉。况夫既去而不忘。去又招之。他邦殷勤賦詩以送。將歸若是者。雖聞古人之風。猶將感之。况親炙焉者乎。公許與不苟。身負人倫之鑒。觀紡綬堂詩序。與是詩四章。即不相見。其人亦可以渺然而思矣。予念其行。歸途縹緲。因屬予友丁士期氏。為圖山水。以想像之。庶幾蒹葭之意也乎。

博依堂文集序

陳弘緒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區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嘆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蒼叢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廼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

東古堂文選 卷之三
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
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
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
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
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
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
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於史家之體勢
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
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

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
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提
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
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
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
也者。迺其不為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
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
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於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
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鏡歌

橫吹吟嘆楚調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
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
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
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為密之。迺今日之子
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
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不鱗子與之徒。
阿私所好。則然。若頌頌退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
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密
之於子長也。遇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為阿私
明矣。閱密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
字句而求之也乎。

芭山社刻序

蘇桓

袁為郡。據豫章上流。多山。近楚。唐韓文公曾治其地。
至今人士能文章。豈其遺澤與。蘇文忠公曰。世之君
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予則以
為文章之際。苟有莊雅典確。不隨時好。以日趨于纖
靡巧媚者。蓋猶有古人之風云。今歲客白門。誦諸進
士所為墨卷房牘。竊憂文章其日敝矣。袁郡某自言
其里社諸子能文章。師法先正。其行誼一無苟。予并
里。予為憮然太息曰。嗟乎。此山居之益哉。紛華靡麗。

不入其衷。故皆存淳龐渾朴之氣。而地遠商少。玩好之物。遊治之具。不數有。有亦陋劣無足觀。且其地遠而多山。卽抱坊刻走厚利者。多不至。故諸君止家有經傳史漢韓歐之文。不得見他簡冊。以故得專力而盡心焉。今通都大邑。士子盡見之矣。豪侈淳蕩。賢者不免嗟乎。寧復有君子長者之澤乎。士或不幸而生此矣。若深山大澤之中。所見唯耕鑿樵漁。山川草木之常。一咏一歌。熙熙然淳悶如太古也。故其發爲文章。所謂纖靡巧媚者。盡莫之知焉。雖然。予懼其不達

天下之務也。而芑山諸君。則有某出遊于世。見天下奇書賢士大夫。歸而告其同儕。以盛衰邪正之端。故諸君居山澤而達世務。其文偉然有君子長者之度者。則以此也。抑文公之澤其果未艾歟。夫公所登臨游憩之跡。士且憑弔感慨。以想見其人。况其文章足以興起後學。而又身所治郡。宜其有流風遺澤之尚存也。以予觀芑山同社之文。或足以當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哀爲郡而多山。迄楚。盡有待于諸君。而始以文章著也。則諸君子其勗哉。天下。縣。以。觀。文。

公之澤矣。

望湖亭詩集序

陳弘緒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廟有碑刻宋御製戒蛟文。建中靖國改元。蘇子瞻艤舟此地。得石弩於江上。藏之廟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低徊不去。廟後爲彭蠡之瀕。建望湖亭。以快憑眺。蓋予邑之勝境也。予每過輒觴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理棹金陵。復再過之。寺僧持一帙索序。則茲亭之篇什悉在。自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吁。盛矣。夫篇什生於感慨。感慨緣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

之其南則宸濠濺血之渚而烈焰彌空之岸也其又
南則海昏侯昌邑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之出
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
劉遺民與夫釋慧遠棲真遁跡之峯巒也遠者相去
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已同於逝波之淼茫飄
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來也廢堞荒涼寒濤悲咽此
曩昔之王宮漢殿也殘陽寂歷漁唱悠揚此曩昔之
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曩昔名衲所排
徊諸賢所窟宅也愚如賀逆如濠功業如伯安高風
如續之遺民慧遠曾幾何時起漠然而同歸於盡夫
又安能忘於懷抱已於吟嘆也故然而智士觸之動
經營之想達人觀之起脫離之思則彼伯安慧遠諸
君固將與鄱湖俱不磨於茲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
其姓名貽笑後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能為之洗
滌也詩可以興過茲亭者諷誦遺編而因以自鑒焉
庶不虛此登臨矣乎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
 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
 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
 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
 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
 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
 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
 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

東古堂文選 卷之三
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玉。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乎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訕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失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

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

東古堂文選 卷之三
弊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阮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之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諸子玉粒序

艾南英

山陰王廣益取其所選諸子名曰玉粒。既壽之粹而以弁官見屬。竊謂經史之後能爲六經史漢之文章者。尚有數大家。而諸子之後無復爲諸子者。何也。六經之理高深廣大。由其塗者千萬年而未有窮也。史屬辭而麗於物。所譏盛衰大指。成學治古之者。蓋有不待勉而爲之矣。若夫諸子之書。其大者僅僅莊周老聃韓非管仲荀卿孫武而止。既取必於一家之說。偏說駁雜。無當於聖賢之旨。又况偽書百出。關尹尸

俊子華父子之類。皆魏晉間雅子鄙夫。竊古人之名。以自見。卑腐已甚。不待識者而辨也。其中如新序說林。一時君臣賢士。讜言直論。雖多有可存者。而重見。複出。破碎異同。不復為大家所法。至其為語貴尚矜僻。效之者不獨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也。馴至於詭異巧俊。傷理敗氣。而降為六朝之排儷。然後知子書之後。無復為子書者。蓋先輩大家。薄之而不為。非不能也。乃至今日而濫極矣。三家之村。稍識文字。輒引子書也。僻詭者以父其淺學。嚶嚶然曰。吾繁露也。

吾太玄也。夫太玄之陋。姑置不論。即董子一書。先漢朴拙踈莽之氣。尚未漓也。此豈以句字為奇者。捨其大而效其細。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廣益之選。所為發憤而作也。雖然。廣益將選諸子。以正天下之為諸子者。而天下之為諸子者。將愈甚。則何以正之。吾以爲。摘諸子之長。以正天下之為諸子。與窮諸子之短。以正天下之為諸子。其歸一也。廣益於諸子之所長。既已盡之矣。由吾前說而思之。諸子之所短。不亦盡乎。故吾序廣益有進焉者。要使天下之為文章者。進

而求之六經史漢。即天下之爲諸子者。要當如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諸大者而止。而爲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者。取其醇焉。而汰其疵。庶幾其可也。或曰。廣益饒著書。書多藏。未行。則固有超諸子之選。而上焉者。吾將再爲之言矣。

戴初士文序

陸培

執變相激。迺見俠烈。豈不信哉。辰龍之歲。余嘗客燕。往來黃金臺。每與海內賢士大夫深相結。其高材生。豪俠士。促膝交歡。恐不暇也。客遊益廣。獨好與石陽黃商侯交。商侯智深勇沉。名在公卿籍甚。多計數。慷慨好大畧。丞相大司馬執金吾之徒。屏祭戰。從車騎。日幾至門。至不得通。留謁而去。商侯非矜名高者。余知其非嘗人也。時石齋先生就檄車徵。至豫章。即金吾幕校尉。從取囊中錢。先生苦貧無有。幕卒以三木

囊先生頭。纏鑲割刺。益困苦之急。而金吾決求爲械。繫使者。率中錢大僚。小使百金。大使千金。廼許就道。罪隸率倍息償之。不如意。則撻楚格決。辱詈交至。方先生困憊。人或謂豫章兩孝廉。一短而驚。一長而赤。與先生無平生歡。各輸其家半爲先生營錢。得二千金。幕卒稍怠。長赤者恐先生中齟齬者。鳩日侍先生。傳中卧起服食與俱。石齋先生安流北向。全身待罪。兩孝廉功多。而所謂兩孝廉者何也。一爲吾客商。侯而長而赤。是宜豐邑人。所謂戴初士者也。初士任俠。

工文詞。其所交皆名卿。暨火父行。好遊遊。從歌姬健兒三十人。轍跡遍天下。細士不察。猥以初士侈麗。非經此。初士重自愛。烏可與流俗道哉。慶卿在燕。燕太子間進東騎美女。以順適其意。慶卿終已不辭。文信國性奢豪。自奉甚厚。聲伎滿前。此等豈溺羣婢歌彼婦。蹈昔人之戒哉。良以異日。與得一當死忠孝之事。標節烈之名。所以用此身者。甚重且艱。則今日初士之聲樂。充下陳。粉黛極趙衛。誠不爲過。明年初士商侯計偕。吏築華闕。自茲以往。名通宦達。建勲植節。必

兩孝廉也。華元以子思著漢壽，以髯稱子罕，以黥顯晏嬰。以六尺雄然，則短鰲長赤，遂成名臣，豈不異乎。

積書巖詩序

陳弘緒

蘓子瞻論詩，陶謝而後，獨深取乎常柳，以謂常柳之簡古澹泊，唐之餘子不及也。而於李杜顧反有不满之詞。子瞻論詩，徒論其意義而已。夫詩之異於文，不在意義而在聲情。子瞻未之知也。青蓮妙於聲，少陵妙於情。情之至者，深心之士，忽然遇之，而自動。至聲之微妙，則又非驟遇之所可悟矣。是故宋元以來論詩者，往往左青蓮而右少陵，不獨子瞻之論為失當也。聲情之難知，甚於意義，而聲之難知，又甚於情畧。

其慷慨淋漓與其索欬嗚咽詠嘆往復而徒以蕭然
高遠爲至則又何恠而有子瞻之失當哉近代專以
意義選較諸家而詩之情亡詩之聲愈亡一切幽恠
奧僻如易象之未易測童謠之不可解鳥語之無從
而譯者悉皆擊節贊賞於是併詩之意義亦亡如是
而豈復有風雅之遺也哉管侯元心以絕代之才併
包古今之學崛起吳會婁江之間所著舉子苑當世
既已珍之照乘明月載之玉璣崇鼎矣而尤工於詩
古文詞古文予不多見頃讀其序張幼青詩雄偉奇

瑰泱泱如天風海濤之震盪魂魄若其長歌大篇微
吟短什予讀之屢矣大抵其縹緲超忽灑然而清鬱
然而蒼與常柳之簡古淡泊無以異至於忠臣孝子
之懷憂天憫人之思見之累欬嗚咽詠嘆往復者則
非青蓮少陵不能與之齊驅而並搏也而何有常柳
哉元心積書巖諸詩得之於絃歌之暇爲盛皆淵明
令彭澤八十日考其時爲義熙乙巳之秋梁蕭統搜
較淵明遺藁獨於是秋缺然求其殘詞剩句不可得
豈以才如淵明亦不免以農桑勸相而遂廢吾肅歌

與。元心當荒旱之餘。寇盜驚擾之際。迺能雍容談笑。以底時和俗易。而猶用其餘力。發為五七言諸體。且其諸體。又復工妙。如此。以視淵明。何如。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

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董應舉

吾鄉鄭介公一拂先生。清涼寺祠之復。蓋發自焦太史。而九我臺山二先生成之。既宇既庭。祀事有經過者。徘徊入者。喟嘆。予是乎有倡。有和。有記。有畧。有官府之典彛。又有前代遺文。傳志。謚議。太史手錄。燦然足徵。鄧君鑣。以為是不可不傳。遂梓之。並祠之。規制器物。靡所不備。董生應舉。伏讀而嘉嘆。作而曰。嗟夫。此。王介甫。呂平甫。諸人所極力。擠。抑。欲。致。之。死。元祐諸君子。所心賢。而未敢。輒。援。者。今。乃。令人。景。慕。至此。

哉。且公去今已四百餘年。朝代更易。遺跡雲散。公于此地。又非有政澤之施。族里之寄。徒以一時禪林燈火。咕嗶遂成。俎且廢。而復興嗣而不絕。人人若為其子孫。然天理民彝之不可卒泯。如此若使當時諸人。今而在過公祠下。不知當何如為心也。嗟夫。骨鯁難親。沉風易動。從古已然。彼極力擠抑。與夫心賢之而未敢輒援者。徒以成公一拂之名。自遺天下。萬世以恨。嘆之資而已。予公何加損哉。予嘗反覆公傳。諱其始末。公之卓然招麾不動。志士或能之。獨其結忠致

命。期于必濟。當九閹不通之日。觸禁行權。擅發馬迹。竟能危動主聽。轉旱為霖。使人不知所從入。是為奇耳。造次一疏。遂闕宋室興亡。三百年來。鮮有其比。即唐子方。鄒志完。號稱敢言。其言僅止于宮闈。以公視之。特猶劍首之一吷。至若劉向屈平。劇奸傷亂。言含慟痛。見若蒼龜。非不有關宗社而入之無術。徒鬱而自殘。繇是觀之。公之為公。不特大節耿著。其識力才術。固足以當天下之所難。而為其所不敢。是夫子所謂剛而可與權者。而當時以為狂斥去之。其知者以

東... 卷之...
為介。以為合于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竟無有知
公之關係社稷者。非獨介甫不知。即司馬公亦不知。
非獨司馬公不知。即子瞻亦未必知之。蓋至紹聖決
裂靖康播遷。公言一一皆驗。而公始見矣。使當時終
用公。即不必有元祐使。元祐得公為助。亦何至調停
而竟遺後患乎。此志士所以撫膺長嘆也。其後百年
至嘉定。人始為公易名祠始建。又三百餘年。至今日
而祠始復。公之精誠氣象。與其讀書之景山齋。寂歷
雪夜。流觴皆赫若目前。臨風撫咏。猶足起懦興頑。使

人。追。想。而。不。能。已。東。望。故。人。佞。佛。之。所。當。時。所。託。意。
寵。君。父。恃。為。可。久。者。已。烟。消。雲。散。不。可。復。道。矣。嗟。夫。
世。之。所。恃。固。在。此。不。在。彼。也。

頤... 卷之...
頤... 卷之...
頤... 卷之...

蘇武子遺藁序

曾裕

往歲入長安，過南州，余友喻仲延氏為官長安，形勢
 數稱蘇武子，時促促語猶未竟而已，心識武子矣。比
 南返，客秣陵，而武子復東西去，時以不相見為恨。及
 觀其薊西雜咏，志遠言隱，益慨然想見其人。今夏休
 淳湖，則聞武子死矣。友人顧與治痛之，刻其遺藁以
 行于世。余既得備觀武子所為文，掩卷嘆曰：嗟乎！士
 不患無學，患學矣。而不達當世之務。武子深心好學，
 熟識古今治亂之故，自憤不得見天子，慷慨指陳當

時事。乃單騎走齊魯燕北平地。縱觀京師之壯麗。以
上考聖祖聖宗之墓置。詳及闕堡道里之遠近。輓芻
車馬之多寡。且數上書公卿間。廉知士大夫之賢否。
退而力學。以俟時。此其志。豈區區間者哉。今讀其序
記書若干。大畧。骭髀能達而一軌於忠孝。乃酒人小
傳。諸篇。又。何滑稽絕倫也。至其生平大意。微見於擬
策。往往扼當時之要。提綱挈領。思患豫防。緩急次第。
縷縷具備。若所云重郡守。行保舉。則今日已浸浸乎
其將出于此矣。昔賈生策。漢文帝悲傷太息而不能

用。及其沒也。漢猶多行其言。然則賈生未可云不遇
矣。嗟乎。武子之志。不減賈生。且文帝僅中主耳。今遇
不世出之主。而武子不少見於世。年甫及壯。竟賈志
以沒。命實爲之不亦悲乎。乃吾更有爲武子悲者。方
武子遊京師。仰見天子宵旰側席求官。日召平臺。慨
然感憤。擬書欲上。會有以口舌得官者。非其人。武子
愧以例已。遂不果。嗟乎。士有志於當世。幸而遇聖主。
懷書走數千里。達輦下。謂可旦暮見天子矣。乃愧而
自止。匄匄以返。斯何意也。令人生聞之。不益動深長

之思哉。惜乎。其不上聞也。

優曇集序

徐芳

蓋印西大師之示疑姑山也。吁。人士百信而一疑云。信之者曰死何可知而神異爾也。疑者曰死生恒耳。而何足知也。知之已細而咕咕焉。不滋妄乎。是二者皆未足以知師。不蓋嘗數謁大師之廬而左右之矣。師神旨澹靜。與人無諸情昵色。而予粥粥能使翬鄙即之自失。所居縱廣容膝。斲竹續木。不假斤鑿。榜其檐曰念佛處。爐香盂水。以自消息。百步之外。約足不復到。有徒若干衆。六時梵誦。鐘磬魚尺之聲。撩重。

冥而亂、雙瀑也。蓋宗教之裂久矣。人不任爲僧，則詭而佛。甚乃操繩削墨，取經律而土梗之。極其秘奧，不越乎拈椎、豎拂、呼茶、喝棒之間。轉展蒙飾，不可究詰。其弊不但人詭而佛，且有語之以佛而狂訶怪叱，以爲墮者。師心憫之矣。師諮心質學，足跡遍天下，垂數十年。然後返之姑山斗室中，與同志之士勤修而力挽之也。其絃誦純摯，爲何如而肯以其神異爲俗炫也哉。夫大寐者非大呼不醒，甚痼者非甚藥不救。亥子之間，予鄉之變已亟矣。而禍滋熾，驚者長戈毒矢。

更相屠罄，其巧黠者焚林竭澤，益聚煽之。骸血萬里，以虐爲戲。雖有先王仁義之道，釋氏果報罪福之說，無絲入其寐而起其痼。師以爲是誠吾責矣。吾身之而又以爲世之習而惴者莫生死若也。吾姑假之以用吾權。且夫修短在天，亦眇矣。期之累月之前而券之，辱刻之際如委而去，不爽不惑，非甚神異不致此。而嬰豈師意哉。予與師心契久，屬先人之戚，遂巡不克赴。聞當是時，姑山片土人，以爲驚顛髻鬢奔走，飯嚮不遠百里。其凜心劂臆，求列名弟子籍者，有摩指

錯得其片紙。珍若拱璧。入滅之際。跌坐端好。四眾匪
 集。冠衿縑素。以及縗鞋。曹介之士。瞻禮竦注。至數千
 人。莫不咨嗟愧屈。洒然生其遷善悔罪之意。豈智力
 及此。神有以攝之矣。彼妄師者。寧不謂愛師哉。而使
 獲者。馴惰者。奮駘蕩者。齊一。是或一道也。師既滅度
 之明歲。首座可止。上人彙其遺墨。梓之。題曰優曇集。
 使予為之序。予淺劣。不足窺其蘊。獨意師之素履。如
 是。知其出教之權。有在。而向來疑與信者。之皆失也。
 為表而出之。使繼此。以往。有豔師名。而竊之者。不。得
 奸焉。亦師之志也哉。

卷之三終

程